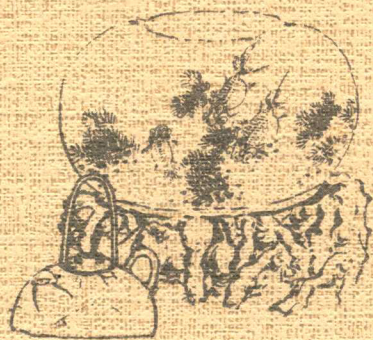


邓云乡集



# 草木虫鱼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 草木虫鱼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木虫鱼/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6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883-5

I.草… II.邓…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114号

- 
- 书 名 草木虫鱼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阎海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5 $\frac{5}{8}$  插页4 字数130千字
- 印 数 1-6000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883-5
- 定 价 28.00元
-



小丁绘

邓云乡，学名邓云襄，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邓云乡生活照



邓云乡与李泽厚（左）、梁秉中（中）合影

雲卿先生惠鑒：本月十三日 于昔昨

日展函。十一日（非十日）三先生看花以銀

承 填長詞記之，甚為欣喜。和作怕用

心思，勉強和作五與詞，以二事奉酬。一

為寄贈呈日所攝相片一張，又一為鈔

錄僅有之闕涉海棠之詩詞各一首請

教。三友中，最長者為去年元吉先生，十

十一歲，光緒丙午年高第小學之同學，

與年富亦幼年相識。詩為題于宮

《重圓花獨五七四絕之第一首：

西湖年少初相見，歌滿鴻光作比

鄰。周甲交情回以表，海棠花下

又今春。（作於一九八零年）

詞闕為《西江月》，一九七二年海棠謝  
後作。

青石盤坐一樹，少城俊賞三春。八條

寧寗歲暮香句，飽看紅嬌粉暈。

冉冉星移斗轉，年年枝發花新。花開

相對國欣之，謝也了無悶損。（青

石謂蘇州青石弄舊居，少城謂成

都少城公園。八條謂北京，今寗。）

承 示《絳之化》目錄，如此打印件，亦目

竟毫無辦法對付。將來印成時，亦將排

喜與歎，尤為可惜。錄不多叙，印請

吟安。 葉聖陶 四月十九日上午

叶聖陶致鄧云乡函

##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经改者加注说明。
-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幸得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 前 言

说起“草木虫鱼”，首先就想起了《骆驼草》，前不久买了一本影印的《骆驼草》合订本。这已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好在是影印本，还如看到当年的刊物一样，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虽然当此刊物出版时，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要上学读书的孩子，但毕竟它的出世晚于我，也算是我经历过的事了。

在此合订本的一七八页上，刊有一篇岂明写的《草木虫鱼小引》，这是他所写《专斋随笔》的第六篇。文章开头先引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的话，然后从“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二语，发挥开来，阐述写文章的道理。结尾处归结云：

——话虽如此，文章还是可以写，想写，关键只在这一点，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作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只怕此事亦大难，还须得试试来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选择一下再说，现在便姑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十九年旧中秋。

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红楼梦》中吃完螃蟹，宝钗姑娘写有一首意存讽刺的诗，别人还称赞道：“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由于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写的人、读的人有时都变成神经质的人了，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要写出微言大义来。如果有哪位说草就是草，说木就是木，并没有指桑骂槐，这样看的人就感到不满足，在字里行间，还想找出点这个或那个来，或者说好，或者说坏，比如《诗经》“关关雎鸠”的诗篇，一定要被解释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反正原来编这首诗歌的人不知是谁，况且又是死了几千年的古人，死无对证，如何解释，也没有人分辩了。因为是“经”，就要说的特别好些，引申而又引申，那样任何说到草木虫鱼的具体文字，都可以辗转引申成为至高无上的称颂；或者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延展，变成大逆不道的诅咒了。

岂明说“草木虫鱼”，原因第一、第二之间，看似“好说”、“想说”，实际也不尽然。原因之一是“我所喜欢”，这就大成问题，别的不喜欢，为什么单喜欢“草木虫鱼”呢？从传统的观点来评价，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便可轻轻地扣到头上。从新的伟大的观点来评价，最轻的评语也可以说是“无聊”、“落后”。如用最新的“经济效益”的观点看，草木虫鱼如能赚钞票，便可欢喜；如不能赚钞票，欢喜这些就是寿头，那是一切以钞票为准星的标准。因此岂明认为草木虫鱼可说的第一原因并不一定能成立，或者还待商榷。

第二原因他说草木虫鱼是生物，又是异类，既与人类有关系，却又因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些说法如仔细思量，却有时也觉得难说。苏东坡《赤壁赋》说：“宇宙之内，物各有主，惟

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就似乎告诉我们,草木虫鱼,等等,也是各有其主的。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异类”纵然可让你随便说它,那这些“异类”的主人也不见得让你随便乱说。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无主的“草木虫鱼”,似乎可以随便说说,但能说的、说得来的、想说的、有兴趣说的,实际也并不多。视野有限,不能周游天下,也不能像神农氏那样尝百草,无法活到银杏树般的寿命,无法变成蚯蚓钻进泥土中,无法潜入海底与鲨鱼交朋友,无法像庄周那样化为蝴蝶,无法像跳蚤那样一跳超过自身高度几百倍……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比之草木虫鱼之同为生物,究竟高明多少呢?万物之灵的人,对草木虫鱼知道又有多少呢?既不高明又无知,这样来讲说草木虫鱼,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似乎人有感情,比草木高明得多。其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某种程度上,草木似乎更守信义、有生机、顺自然,这似乎是更高超的感情。自然它不会有尔虞我诈、种种骗人欺人的伎俩。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蒙庄虽然用“子非我,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驳倒惠施,实际也似乎是在玩弄诡辩哲学,他是否真知鱼,则大成问题。当一条泼刺刺的活鱼被从水里钓上来,放在砧板上,开膛破肚刮鳞,“哗啦”一声,放入滚开的油锅,这时他只闻着香,馋涎欲滴了……哪里还会想到鱼乐呢?河南馆子,爱以“梁园酒家”命名,名菜是糖醋瓦块,正是蒙庄的家乡菜,难道庄子不吃鱼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正像口头上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孟轲一样,同样是假正经。“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他连

熊掌都能吃,何况鱼和红烧牛肉呢?所以庄子、孟子以及其他圣人、凡人都一样。从“草木虫鱼”的立场来看人,那太可怕了,太残忍了,他们笑嘻嘻地就把草锄了,割了;木砍了,锯了;虫灭了,除了;鱼杀了,烹了……用岂明前面的话道:“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话明称“异类”,便生杀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想多么可怕呢!如只想着冲淡的散文是多么和平典雅,那就忽略了另一面了。当然,我这里不是针对岂明而加以批判,只是借他的话来说明一点世情而已。

如上所云:难道真像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所引白石生辟谷默坐时回答别人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吗?“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既无一可言,为什么还回答人两句话呢?“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或者说:一言不发才是最可爱的。但鲁迅又说过:最大的轻蔑是无言。因而一言不发的人,如遇到鲁迅,那就要恼怒你是对他轻蔑了……这又要学会说天气哈哈,或跟着喊打倒以及三呼万岁,等等。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看来人注定是要受“口”——这个不可少的五官之一之累的。奈何!奈何!

世界上哑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父母给了一张“口”,是既能吃饭,又会说话的。“少说话,多磕头”的教训是要牢牢铭记在心的。不过“少说”,并不等于不说,说还是要说的。只不过不要认真,要讲求一点处世的艺术,讲求一点语言的艺术,这样就要注意一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讲什么有意思,而又比较少麻烦,说来说去,又回到“草木虫鱼”上来了。

草木虫鱼可说乎?曰可说,不过也要有几个条件。比如说:草木虫鱼的范围那么大,联系那么广,知识有限,见闻有限,又如何能说得广,说得全,说得深,这也只能就有所知者说之,就有趣

者说之,尽量就不会惹麻烦者说之……这样一限制,实际能说的也就不多了。

先此声明,以免贻笑于读者,是为“小引”。

# 目 录

前言 .....	1
草木虫鱼知识 .....	1
话兰 .....	5
荷与莲 .....	10
菊有黄花 .....	14
寒梅 .....	18
海棠 .....	23
牵牛·凤仙 .....	27
芍药 .....	31
牡丹 .....	35
茉莉 .....	39
桂花桂树 .....	43
毒草 .....	46
罂粟 .....	49
烟草 .....	54
水烟·纸烟 .....	58
竹 .....	62
树之以桑 .....	66
梧桐 .....	69
银杏王 .....	73
白果树故事 .....	77

古槐 .....	80
槐荫文化 .....	84
故园草木(之一) .....	88
故园草木(之二) .....	91
寒窗花草 .....	94
蟋蟀 .....	98
斗蚰蚰·听蝓蝓 .....	102
虫趣话蜗牛 .....	106
萤火虫 .....	110
蝉与蛙声 .....	113
苍蝇(之一) .....	116
苍蝇(之二) .....	119
虱子(之一) .....	123
虱子(之二) .....	126
龟寿 .....	129
蝙蝠 .....	133
鹦鹉 .....	137
燕子·麻雀 .....	141
小金鱼 .....	145
鱼之乐 .....	148
种鱼术 .....	152
弄虫蚁(上) .....	159
弄虫蚁(下) .....	162
草木虫鱼文献 .....	165
后记 .....	169



## 草木虫鱼知识

韩愈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诗题很长，在此不必全引，只是这两句话，就似乎已看出这位“文起八代之衰”，以“圣人”自命的韩文公的思想状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应以经邦济世为主的，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最高的理想是王佐之才，澄清天下之志，舍此之外，似乎再无学问。扬雄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连一些才子自命不凡的诗词歌赋都认为是“雕虫小技”，况等而下之为草木虫鱼作注释者乎？不过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贤之志，以及大量表面讲圣道、胸怀窃国志的“英雄”们的口头禅，而非凡人所能想象的。一般凡人，靠自己双手做工种田，或手脑并用，爬格子乞讨稿费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的，说的更具体些，就是更接近生活，更实际一些，也就更有情趣些。

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物质是自然界给予的，又是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没有自然界的给予，不可能有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没有智慧和劳动的创造，人类也不能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只能像动物一样向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原始物质。所以细想想，人类的学问，还是从最早认识自然一草一木开始的。因而草木虫鱼本身就是很重要复杂的学问。等到圣人们讲仁政、霸道等等大学问的时候，自然远在初步认识草木虫鱼之后了。

不过中国圣人讲大学问，却也有其独特的特征，就是不讲上